

青春的华章

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主编

安静的蓝色海 纯美的少女梦

蓝色的， 是海

苏笑嫣 著

荣华绽放

中国90后作家主力阵容

李军洋 窦 蔻 张悉妮 苏笑嫣 江 锦 麦兜兜 李 唐

辜舒洁 原筱菲 赵 越 顾文艳 雷雯霏

厉嘉威 王黎冰 王立衡 高 璨 陈义婧 楼宜宏等

18位90后获奖作家 佳作精选



甘肃文化出版社

青春的华章 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主编

青春的华章

蓝色的， 是海

苏笑嫣 ●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的,是海 / 苏笑嫣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6

(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490-0107-1

I. ①蓝… II. ①苏…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534号

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蓝色的,是海

主编 / 高长梅

丛书策划 / 高长梅

丛书统筹 / 刘伶俐

作者 / 苏笑嫣

责任编辑 / 车满宝

特约编辑 / 张马花

责任校对 / 王天芹

封面设计 / 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编 / 730030

电话 / 0931-8454870

网址 / www.gswenhua.cn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厂址 /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庞村西

开本 / 650毫米 × 1080毫米 1/12

字数 / 180千

印张 / 14.5

版次 / 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6月第1版

印数 / 1-5000

书号 / ISBN 978-7-5490-0107-1

定价 / 29.6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纯质的独舞

——读苏笑嫣作品

她安静地、衣着简单地走在胡同里，直直地上了街道，经过城市的站牌，走到另一条街道上。城市里人很多，一辆辆车子忽快忽慢地膨胀着城市。一个包始终伴随着她，落肩的头发随着她轻盈的梦想，飞翔在村庄里的每一片树叶与风相拥而行的动情瞬间。

她喜欢飞翔，城市的阻力太强，她只拥有梦想。

她凝视着沉默，一种细微的声音穿过她十五岁的身体，在纯质的生命之湖里，她习惯倾听自己内在的本质的细语，那是她自己，有牵着白马来邀的骑士，有朋友细微的旋转。

她轻柔的声音，滑过长长的刀刃，光芒低垂，力量在语言的行进中，绸缎般牵扯着遗落在少年领域里的心跳。

这些都与她有关，一个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的女孩，她叫苏笑嫣。她说：

我的衣领绣满了 黎明的歌声 可我手指冰凉
触碰不到你的温度

温度去了哪里？温度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保持多久？少年的她伸出饥渴的手，触摸到的是孤独、是冰凉。我们都已经离开了，她用歌声的温暖在今天寻找一个正在远离的过去。

几年来，断断续续读到她的作品，我都把她的年龄从作品中拎出来，作品与年龄没有关系。她继续写道：

这最初的时刻就已认定
某时某地 我终是要掩耳盗铃

她不断读到成年人的眼神和动作，细腻的线条里，潮流的力量，泥石流般从半山腰崩塌而下，冲下来的力量势不可挡。

她在城市里，在人群中，甚至是在同龄人中，都闻到了泥石流冲击的味道。

从学识到为人，我们有多少次掩耳盗铃？“某时某地”四个字，抓住了所有人的现场，让虚伪无处可逃，我们一次次欺骗和原谅自己。最后，当我们残缺不齐地走在会场的时候，因为掌声和喧嚣，我们以为自己站在了优秀的丛林里。

她的歌唱都是向内的，向着自己的心和无垠的精神领地歌唱。她的力量源于她的纯净，纯净的光芒直接而来。她的耳朵听到了我们听不到的歌声，她的直觉随时俯身都与深怀暗示的文字碰撞出蓝色的星光。

在星空和猫的夜晩，她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一个能打动自己的梦：

一只猫 在它无法说出的梦里
哭了

苏笑嫣纯质到透明，泪水湮没于尘埃，花朵依旧绽放得光光亮亮，绚丽的色彩铺天盖地。

蓝色覆盖着她的身体，笔墨之间的空白处，无处不充盈着她的理想和梦。

梦想，冲荡着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色泽重回生活的版图。所有人都在说城市的喧嚣，所有人都在感叹责任和良知的遗失，大地上充满着讨伐之声，以进攻他人为己任，昭显自己的清白。她，是后来者，但是她已经来了，声音正飘荡在每一片树叶里，从村庄到城市。

她没有经历过硝烟与战刀的死亡，没有尝试过以土为食的岁月，没有挥舞着野性暴涨的棍棒砸向学者和恩师的头与背，没有体会从弯曲的倒影中重新站直身体的愤怒。

人性、时间、学养、境界等互不相关的内容折腾着丧失与沉沦，她有幸没有遇见，她写道：

于是，我选择一路前行，背上那旅行包。日子久了，我也记不清包里都装了些什么。也许，有一声鸟鸣、一抹阳光、一个小孩欢快的笑声，又或是一个关于蓝色的梦。总之，背着就对了。

不紧不慢地前行，一路上看看小花，想想心事，可在蓦然间一声响动在身后悄然而至。于是，我转过头去看见了一树芳华烟消

云散，而澎湃的海水似乎在涌来。我笑了。拿出一只玻璃瓶，轻轻地灌上一小瓶咸咸的水，贴上一个标签：海。

一切在轻盈之中完成，动作幅度之小，令人不解，用她纤柔之力，把海装在一只玻璃瓶里，她看见的是芳华消散，但她依旧前进，因为她始终拥有一个又一个蓝色的梦，拥有一名始终与她相望的骑手。

吃饭就是吃饭，森林就是森林，路就是路，天空就是天空，写作就是写作（与致富没有关系，致富也不是罪过），道法自然，无数象征和意义，都会窒息我们的每一次的呼吸。轻缓前行，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身边的世界，随意而行，尊重自己敬畏他物。在城市里的行走与在树林中的行走一样惬意。

在她的岁月里，太多的街道没有名字，手机里太多的名字和号码，远远地站在她的对面，让她孤独成一面镜子，照见的都是时间的残枝败叶：

我是妥协 是一面镜子

一面映射 一面隐匿

她太年轻了，当然要妥协，我们太老了，也要妥协。

她的妥协是双面，这是生活的机智，也是我们的缺失。“映射”与“隐匿”，两个词语，扎进她阳光的欢笑中，“映射”的是现实，“隐匿”的也是现实。苏笑嫣借映射与隐匿之力，或者在两者的背面，她的妥协是表面，她自己已经离开了镜子，离开了妥协的现场。得以离开，与简单有关。她的简单像梨花一样，她看见了，她写道：

白花花 就落了一场雪

白、花花、落、一场、雪，这是梨花吗？不容置疑。但，我看到的是生命的缤纷和生命意志的一次独舞，每片梨花的舞落，在微风中飘扬的线条，都有生命不同的轨迹和意义。这也是苏笑嫣的一次次独舞。

读苏笑嫣的文章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一天，是个工作日，我正常地收看邮箱里的稿件，一封封地打开，一封封地查看，以个人的眼光理解着，认同

着,否定着,好的收藏下来容后细看,不好的,只好直接删除。

当我看到一封邮件里的三篇作品时,我的动作慢了下来,诗歌、散文、小说各一篇,文字纯粹干净,最后落款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苏笑嫣。

我把三篇文章全部看完之后,我给她回复了邮件,希望她把更多的作品发给我。后来她给我发了,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是她的诗歌。半个月后,我们的编辑通知她,准备在《青年文学》杂志的新人栏目里发表她的作品。用稿通知邮件是上午发送的,下午,我接到了朋友琪琪格的电话,她小心地,并略带歉意地告诉我,苏笑嫣是她的孩子。她说,不想让朋友为难,所以就让孩子自己直接向我投稿,朋友的孩子作品好,我高兴都来不及,何来歉意?

后来,《青年文学》杂志发表了苏笑嫣的作品,同时,在我策划和主编的几本书里,也多次收录她的作品。

我作为一个有着近二十年编辑经历的编辑来说,看到好作品,是最高兴的事情,尤其是新人作品更是如此。社会上曾经有一个很不好的偏见,认为编辑给作家发了稿件,作家应该感谢编辑。而我认为,作家把好作品给我们编辑,是对编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没有作家的支持,杂志质量将大打折扣。很多很多年以来,我始终感谢辛劳作家们对我的支持。

苏笑嫣,也是如此,在我主编的几本书里,因为她文字的精彩和美妙,被我多次用在开篇的彩版里,也是我重点推荐的对象。

感谢这批优秀的新作者,给中国文坛带来阵阵新鲜的空气。

朱朝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年文学》杂志执行副主编)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纯质的独舞(唐朝晖) 1

第一辑 未曾远行的逃离

骑士的旅行 3
果粒年华 8
那个,在我见到你的刹那 14
那年夏天 23

第二辑 舞步迈向了哪里

那只叫豆包的猫 39
针团花开 42
一棵小树的道行 45
舞步迈向了哪里 52
狗尾草,牵牛花 55
选择 58

第三辑 像梨花一样

她的沉默 65
一只猫 在它无法说出的梦里哭了 66
冬日,夜 67
一面镜子,拥有两堆杂草 68
行走着的小火焰 69
像梨花一样 71
以沉默的方式 72
月光下的网 73
银色月光和百合花 74
无限宇宙 75
天空 76
风把我吹涨 77



第四辑 蓝色的,是海

2 目 录

通“往”的路	81
时光·罅隙	86
你向前走,我会看着	89
蓝色的,是海	94
夜行	97
在某个寂静的午后,我们发现对方	100
左边深蓝,右边艳红	105
抵达	107
三载蝉鸣	109
牵手,是我不愿与你走散	111
沉淀与陈述	113



第五辑 雪花只开在北方

沉默是一种细微的声音	117
被记住 被忘记	118
离开或是不曾离开	119
埋	120
交替	121
雪花只开在北方	122
身上的壳儿	123
暖色调	124
要下雨了	124
呵,月光的痒痒	125
草地上的黄昏	126
花期	126



第六辑 依然,我自己

零碎	131
一把油纸伞	133
红鞋	134
缅怀青丝	136
偶尔的忧伤	137
依然,我自己	139
烟花	141
饰物情缘	143
湖蓝色的小鞋	144
这样的假设	146
kidult 引发的联想	149
集结号最终响起	150

第七辑 露珠的梦想

对妈妈说	155
苹果树	155
星星	156
甲虫	157
禁锢的肉体 放飞的灵魂	158
咏舌	159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	160
露珠的梦想	161
秋风	161
鬼街的灯火	162
银鹿	163





第一辑 未曾远行的逃离

骑士的旅行
黑粒年华
那个,在我见到你的刹那
那年夏天





上高中以来，床这个概念被我定义为柔软、舒适、温暖、依赖等诸如此类。以前我是个不恋床的孩子，甚至一直认为床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讨厌它剥削我的时间。但到后来，我竟然开始觉得有点累，就好像老了一样，开始喜欢床。

上午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蜷在床上随手拽了个靠垫放在身后，拥着被子读了几篇小说。可是又突然觉得今天过分地温暖，阳光一下充足了起来，暖得我烦躁，想要大声地吼出来。

吼是定然不行的，但压抑的心情却终归需要一个突破点。

“好吧，我想出去走走。”我推开过于明亮而耀眼的阳光也推开一直拥在身上的被子，而后换好衣服对父亲说，父亲没有睬我。我去洗了洗脸，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虽然这是早上应该做的事。没有用水龙头，是用脸盆接好的一盆水，死死的。我说，好吧，我要出去走走，然后撩起水，水就没有了刚才死气沉沉的样子。最后我满意地把这些没有活气的水一股脑都倒进了下水道。

“真的出去呀？”父亲一边熨着衣服一边问正在梳理头发的我。

“嗯。”

“去哪？买牛仔裤吗？”父亲还是没有回头。

首先我得说这次我是真的很想出去走走，很久没见阳光了，突然它这么刺眼，我却想晒晒太阳。何况我现在有点恍惚，我想看看这个复活了的城市。至于买牛仔裤，那是我嚷嚷了一个冬天的事情，而现在已经春天了。

“你要是去我就买，你不去我就不买了。”

我想了想说，我自己不会砍价，只会被宰。

父亲没有说话。

“你去吗？”这时我正在系上方格半大衣的毛领，最后把那两条黑带子打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又把它小心地转动了一下，使它看起来端正一些。

“等我熨好衣服。”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好在涂唇膏，透明的那种。可能是买的时间着实长了些，也可能是屋子里的温度比较高，唇膏已经有些化了，涂的时候歪歪扭扭的，甚至可以给它塑形。我没说话，表示默认。又随手转了转食指上的戒指，上面已经有了近于乳白色的戒痕，在我棕色的皮肤上显得有些突兀。

临走的时候我在兔子背包和花布包之间犹豫了一会儿，发现兔子的“胃”装不下我的书，就只好背上了花布包。

街上的人比前些日子多了许多，人行道一下变得很窄，我跟在父亲身后沿着铺满了绛紫色瓷砖的街道艰难地前行。阳光撒在上面，瓷砖看起来像被打蜡一样的光滑。走在街上我才发现我忽略了一个事实——街上会有不可避免的音乐，而它们毫不犹豫地打乱了我之前相对平静的思路，虽然我很有可能一直都没有思考什么。

发现自己还是穿得很臃肿，让人感觉有点不透气的热。然后不管是思想还是穿着，我认为我似乎应该停下来整理一下，接着我发现，我已经与父亲走散了。



二

街上喧嚣依旧，可人们都有些面无表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与父亲走散而产生的主观思想。阳光弥漫得像一层雾，并且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然后我恍惚间在这条喧闹的街上看见了一个骑士，一身绅士的打扮，带着白色手套的手中牵着一匹骏马。我以为是阳光晃了眼睛，可是却发现他正在雾后愈渐清晰地向我走来。

他背后是一片湖，纵然有今天明媚的温和的阳光，湖面的冰还是没有化掉。但是我能听见湖水在冰下不安分的声音，它们蓄意已久的小阴谋已经快要时机成熟了，它们在一点一点地稳稳工作，然后等到那一刻的到来，它们再突如其来地进行最后一击。然后，一湖春水便荡漾了起来，它们可以欢唱

可以举杯可以大肆庆祝它们的胜利,一切都不远了。

而他,那个骑士,也距离我越来越近。我看见他正面带微笑地走来,像是踩着轻快的云朵。他走到我身边,用三个指头衔下头上的礼帽然后鞠了一躬,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仍然挂着那个微笑,那个好像是被腌制了许久的微笑。

我也停下了脚步,静静地看着他。我佯装是一个旅行者,没有任何目的地,因为我只有一身的枷锁,总是有太多虚伪的理由。因为我从未出发,所以我没有旅行包,没有帐篷,没有瑞士军刀,没有火种。可他不一样,他的装扮是时刻准备着旅行的,我认定他是一个旅行者,并且毫不怀疑。

果然,他告诉我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跋涉。哪里呢?我问。他却说他也不知道,也许是浩瀚苍茫的西部,也许是温柔多雨的江南,也许是开满薰衣草的普罗旺斯,也许是干旱辽阔的撒哈拉沙漠,或许别处。

撒哈拉沙漠?如果走不出来怎么办?你这是马不是骆驼,我提醒他。

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走不出来就死在里面,他说,还能有别的答案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我也开始奇怪自己的问题。

我倒是可以考虑把这匹马换成骆驼,他开心地说,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开心地。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你呢?他问。跟我一起走吧。说着他伸出一只手。

我看着他的手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不假思索地抬起自己的手。可是,可是在我的手还没有放进他的手里的时候,我隔过他的肩,看见了父亲。呃,我想我要先和我的父亲道个别,我又把手放回自己的身侧对他说。他循着我的目光看去,说:好吧。



本来我与父亲的距离是很近的,可是却突然变得很遥远,好像隔了许多交错的道路与山山水水一般。可我竟然觉得很正常,甚至没有感到一丝的惊诧。显然骑士也一样,他安排我坐在马上,他说你等等,我去买包干粮。我点点头,然后他也就很正常地消失了。

那些分不清楚是阳光还是雾气的东西一直在我的周围,看起来很透明,可是当我想看到那些东西的后面时,它们偏偏浓稠了起来,像棉花糖状的牛奶,遮盖住了背后的事实,至少挡住了我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骑士还是没有回来,我等得有些焦躁,可是马儿却一直都

很安静。我想了一下，从它身上跳下来，我想和它说说话。但是很快的，我就被它的眼睛吸引住了，水汪汪的，安详中带有落寞。它的那只眼睛像是一只深邃的口窖，我顿时头重脚轻地陷了进去并不断读着其中的内容，像读着一幅美丽的图画，读着一个桑树下的月夜，读着一个装满了故事的水井。它明亮且深邃，我被它吸了进去，朦朦胧胧并且炫目多彩。

又是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村庄，显然已经到了黄昏，草儿都很高，高高瘦瘦的，一片枯黄。风一吹，它们就低低地将身子伏了下来，那些参差不齐的弯曲的声音细细听来却也是一小部乐章。不知是我真的累了还是这派景色使我感到疲惫，我软软地坐了下来，就像刚刚跳过舞而发条到了尽头的铁皮娃娃。

“怎么坐在这里？”我听见声音抬起头，是骑士。他的脚下还放着一只旅行箱，死死地压住几棵枯草。那些草在箱下费力地挣扎着，试图蔓延出来，可是达不到目的。旅行箱是青铜色的，夹着些许卡其，半弧形的提手显得十分单薄，裸露在风中，箱子的四个角钉了花瓣形的铁皮加以固定。我低头看了看箱子旁放的几枝白玫瑰，一样青铜色的枝条，叶子却是暗紫色，像一个女人暗着的脸。花色无限妖娆，却没有了多少生机，与箱下压着的那些枯草无异。

我把目光从那上面收回来，又摇摇头，回答骑士：“不知道，这里是哪儿？”风把我的声音扭曲着送到外界，层层叠叠的，还有些颤抖。

“我的家乡，那儿就是我的房子。”骑士用手指了指。我看见一座斑驳的城堡，石像与风向标都是狮子的图腾，城堡很宏大，但也很破旧。瞬间，我想到了苔藓、荆棘、蝙蝠以及怪兽，我有些惊恐。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现在吧。骑士肯定地说。

我的双手支撑在地面上，指尖颤了颤，指甲扎进潮湿的泥土里。“不要了。”我说。骑士伸出的那只手依旧在等待着我，他的面容上还是那个微笑，但慢慢的他的脸扭曲成狮子图腾的模样，继而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怪兽，但隐隐约约我又看见那个骑士的脸和优雅的笑容。我的指甲更加深深地扎进泥土里，一些石子或是草根、草根的沫子硌得我指甲里的肉发疼，“不要了。”我又说。

“不要了？那你想买什么样子的呢？”

村庄、城堡、骑士、风以及枯草突然变成一个大漩涡生生地脱离了我的瞳孔，我恍惚地抬起头，那些片段在我的脑中支离破碎。

“我不喜欢这些褶皱。”父亲拽过那条印有水纹的牛仔裤再次声明。我把目光给了那条裤子，然后说，不要了，走吧。接着我从父亲的手里接过那只花布包迈出了店门。

这次我走在前面，父亲跟在身后。

阳光依旧带着它羽翼般的厚度笼罩着城市，像一块软质的七彩玻璃。人行道拥挤，车带慢慢地向前流动，绛紫色瓷砖在脚下凹凸不平。

“那我自己去了，撒哈拉沙漠，保重。”骑士柔软的声音贴在我的耳膜上，好像还带有一些泥土与枯草的味道。

我微微震了一下，“保重。”我轻声说道。那个优雅的笑浮现在自己的面容上。而它同样也被我腌制了许久，从我见到骑士的那一刻起。于是我也把它挂在了脸上。我知道，一个带着青铜色旅行箱和白玫瑰的骑士牵着他的马或者骆驼开始了属于他的骑士的旅行。

那么，究竟是马还是骆驼呢？如果他能回来，我想他一定会告诉我。

